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十二回 桃仙客龍山燒惡怪 冷於冰玉洞煉神書

詞曰：園亭消遣，佛殿於斯天樣遠；陡遇妖氛，雷火雙施次第焚。碧雷紅日，踏遍長空無憩地；引入丹房，分得天章寶？光。

——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話說冷於冰出了安仁縣，買了數個素點心，包在懷內，信步行去。見山岡環繞，碧水潺湲，皆因地方小；故無多來往人。約行了數里，見西南有一帶樹林，樹林中有些牆垣露出。走至跟前瞧看，牆北有座門，門上加著一把大鎖。於冰道：「這必是人家一處花院，空閒在這裡，看來規模宏敞，我何不入去閒走一回。」說罷，將身一躍，已入門內。皆因他受火龍真人仙傳，只一年便迴異凡夫身體；且莫說這等圍牆，就是極高的城牆，他也可飛躍過去，皆易骨丹之力也。到門內放眼一看，但見：

一座門樓，數間亭子，高而不峻，謂之台；長而不闊，謂之樹。奇峰怪石，駢駢補補堆做假山；小沼流泉，鑿鑿穿穿引成活水。

數株老樹橫枝，三五間雕窗映日；疏簷籬院，魚吹池面之波。後幾層待月軒，逶迤佇月；武陵桃放，漁人何處識迷津。庚領梅開，詞客此中尋好句。

端的是天上蓬萊，莫認做人間閨苑。

於冰看罷，心裡說道：「此地就要算上好的佳境了。」四下裡遊走了一會，見裡面有些破桌椅、木凳之類；走到園子後面，隔牆一望，牆外遠遠的有三四家人家。復到園子中間，揀了一處小些的亭子坐下，將點心取出吃了幾個，道：「這地方極其幽僻，我何不在此處等候祖師示下？饑時去城買幾個點心吃用，省得在舍利寺天天受那禿奴才的眉眼，吃那樣涼茶飯。」說罷，便坐下行運內功。至二更左近，猛聽得有嘻笑腳步之聲。走出亭子外，將身一縱，已到亭子房上。只見七大八小，皆神頭鬼臉之人，有二餘個，手裡打著燈籠火把，拿著酒罈酒壺碟碗，並捧盒等類，一齊到正西庭上，將四五對燈籠懸掛起，吹滅火把，先在東西兩張牀上鋪墊了氈褥，又在庭中間擺了一桌酒饌，左邊照樣兒擺放了一桌，每桌安放了一把椅兒，大家席地而坐，說說笑笑，象個等候主人公的樣子。又待了一會，只見幾對紗燈走來，照耀如同白晝。為頭一個人，穿大紅蟒袍，烏皮靴頭，戴束髮冠，兩道蘭眉直插入鬢，面若口噴血，剛牙海口，二目大似酒杯。後面一個道家裝束，帶龍虎扭絲金冠，穿杏黃袍，腰繫絲絛，足踏皮靴，面若紫金，眉細鼻掀，頭圓口方，兩隻眼閃閃爍爍，與燈火相似，卻是純黑的，並無一點白處。看二人相貌，甚是兇惡。兩個人入庭中，彼此各不揖讓，穿紅的坐在正西，穿黃的坐在左邊，小的兒們斟起酒來。於冰看的真切，卻說話聽不清楚；即忙跳下，走到大庭對面一亭子上，將身一縱，隱身在上面。只聽穿黃的道：「目今八月初旬，月色落的最早，若到一二日，就著實光亮了，晚間飲酒又覺得分外高興些，如今全憑著幾支燈籠，未免油氣熏人腸胃，大王以為是否？」穿紅的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。屈指只用六七天，就有長久月光了。」又道：「我在此飲酒，兩個美人還不知怎樣想念你我哩！與其吃悶酒，就不如在洞中安逸，到此何干？」又聽得穿黃的道：「待我來！」說罷，站將起來，手裡拿了一杯酒，走出庭外，向東南念念有辭，將酒望空中灑去，只見一道黑氣，飛向東南去了。穿黃的復入庭中坐下，那跟來的人不住的向東眺望，約有一頓飯時，猛聽得風聲大作，與雷鳴牛吼無異，刮得於冰毛骨悚然。風頭過處，一朵烏雲離地不過數丈高下，只見一條大板凳騎著兩個婦人，那些眺望的亂嚷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說話間，那板凳冉冉的落在庭子外面，兩個婦人俱皆嬉笑入去，伺候的安放椅子不迭。只見一個婦人坐在穿紅的旁邊，一個與穿黃的並坐。於冰定睛細看，只見穿紅衣的旁邊那婦人，年紀不過八九歲，骨格兒甚俊雅宜人，雖笑聲不絕，卻神氣有些瘋癡。左邊穿黃的並坐婦人，年紀有二六七歲，眉目也生得端正，態度極其風流，神氣間與那婦人無異，大概都是被妖氣邪法所迷。只見那穿紅的不住的哈哈大笑，隨將那婦人抱在懷中，口對口的吃酒；那穿黃的也摟抱在一處肉麻。於冰道：「可惜良人家兩個女子，被他用妖術拘來，待我且下去鬼混一番，掃除他們的高興。」說罷，從後簷跳下，將走到庭門外，先咳嗽了一聲，眾妖齊向外看，於冰已入庭來。那些小的兒們亂喊道：「有生人來了！」於冰向上舉手道：「二位請了，少會之至！」只見那大王毫不畏懼，大聲問道：「秀才何來？」於冰道：「我是遊方到此，無地宿歇，誤入園中，見二位吃酒甚樂，因此入來談談。」穿紅的笑道：「你這光景羨慕我們，自然是個有滋味的人了；且與他個兒兒，教他坐了。」左右在下面放了椅子，於冰坐下，問道：「二位何姓何名？」穿黃的道：「我們也沒有什麼名姓，秀才不必多問。倒要問問你叫什麼名字，是何處人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叫冷於冰，是北直隸人。」穿紅的向穿黃的道：「他既然到此，也算有緣，吩咐左右，賞他一杯酒吃。」於冰道：「我不會吃酒。」穿紅的道：「你可要吃肉麼？」於冰道：「不會吃肉。」穿紅的道：「你會什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會降妖。」穿黃的冷笑道：「秀才們真是不中抬舉。」穿紅的道：「你會降什麼妖？」於冰道：「妖無窮盡，一體皆降。」穿黃的大怒道：「這奴才放肆！譬如我是妖怪，你有何法降我？」於冰道：「我有雷火珠降你。」說罷，用手擲去，大震一聲，將穿黃的道人左臂打斷，只見他身子晃了幾晃，尚未跌倒，到把個婦人被煙燒死，倒在地下。於冰急將珠收回，正欲再發，不意被穿紅的將口一張，噴出一口紅氣來，貫入於冰口中，於冰便眼昏頭眩起來，說聲：「不妥！」翻身便跑。又被眾小妖拉住，於冰用力打開。記的園子東邊一帶，都是些假山，跑在山前，跳了過去，一陣昏迷，摔倒在假山背後。喜得火龍真人預遣弟子桃仙客，在半空中等候動靜，今見於冰倒在地下，急將雲頭挫下，先用左手將於冰撈起，又用右手將一塊大石一指，立即變成於冰形像。仙客提了於冰，到一極高山頂落下，忙取出金丹一粒，塞入於冰口內。那丹便滾入於冰喉中，化為精液而下，少刻腹內傾江倒峽的響動起來。於冰此時心上有些明白，卻不知身在何地，只覺得內急得很，勉強扒起，蹲在石旁，大小便一齊俱下，始將毒氣瀉盡，立覺精神起來。低頭看視，才知身在山上；將底衣拽起，正擬詳看，猛聽得背後雷鳴也似的說道：「賢弟，此刻好了麼？」於冰回頭一看，但見：

頭不冠，亂堆著綠發千縷；足有履，卻露出綠腿兩條；綠面綠鼻，嘴唇皮微有紅意；綠項綠耳，盾日間略帶青痕。面寬似鍋，行走時反是骨肥肉瘦；目大如碗，顧盼際只見黑少白多。逢鐘狀元於深山，鬼未啖而必須遠避；遇溫司馬於水底，犀未燃而定應潛逃。丈八身軀，允矣夜叉之祖；三尺手指，誠哉妖怪之爺。於冰一見大為驚慌，卻待用珠打去，桃仙客笑道：「賢弟不必動手，我乃火龍真人弟子桃仙客也！某原是一株桃樹，彩日精華千年，頗通人性；蒙真人收在門下又千餘年矣！今奉師命特來救你。」於冰還有些遲疑，仙客道：「你可記得，去年八月在西湖，祖師吩咐你：湖廣安仁縣有一件事得你了決，臨期我自遣人助你。怎麼你忘懷了麼？」於冰聽罷，如夢初覺，連忙跪拜，仙客亦跪拜。仙客道：「適才賢弟中毒已深，苦非服祖師金丹，送入你腹內，已早無生矣！」於冰聽了，方知係火龍差仙客來相救，又忙忙跪倒，望空叩拜。謝畢，仙客又將如何擲到山上，並指石假變等情說明，於冰感謝不盡，即請仙客降此二妖。仙客道：「天一明時，方好擒拿；此時動手，昏黑之際，則漏網者必多。此山頂極高，又且與安仁縣不遠，妖怪一動身，我即看見，跟他到巢穴中拿他，豈不一網打盡，自必斷絕種類，庶不遺害人間。」於冰深以為然。兩人並坐山頭，各道修行始末。

再說眾小妖追趕於冰，見於冰跳過假山，一個個扒撓過去，發聲喊，將石變的假於冰綁拴住，亂叫道：「大王，拿住了！拿住了！」二妖聽得大喜，疾疾跑來，見於冰已被捆倒在地。穿紅的大王道：「我這幾天正中淡到絕頂，可將他帶回洞中，待我慢慢的咀嚼。秀才讀書文人，他的肉必細潤而甘甜。」穿黃的道人道：「這奴才罪通於天，不知用什麼東西將我左臂打折？還不知幾時才好，我且將他胳膊咬下一隻來，報我打斷胳膊之仇恨。」說罷，走上前，用右手將假於冰胳膊撈起，用口盡力一咬，便大聲呵呀道：「好硬秀才！將我的門牙都扛弔了！快拿入庭中來，我用重刑罰處他！」眾妖七手八腳，將假於冰抬到庭中，那穿紅的大王問道：「你到底是個甚麼人？為何手有煙火響如迅雷？」那假於冰瞪目不言。大王大怒，吩咐：「打！」眾妖腳手亂下，一個個喊

道：「這秀才比鐵還硬，將我們的手腳都撞破了！」芽黃的道人道：「這秀才必有挪移替換之法，以我看來□有八九是個假的。」那假於冰隨聲便倒，仍是一塊大石頭。人道：「如何？」那大王大驚道：「這秀才本領不小，他若再來，如何抵擋？不如大家去休。」人道：「可惜我的美人也被他燒死，這一個美人也不用送他回家，不如帶回洞中，我與大王公用罷！」王道：「使得。使得。」於是各駕妖風，往東南行去。桃仙客正和於冰談論，猛抬頭見一股黑氣起在空中，用手指向於冰道：「妖精去矣，你我安可放過！」說罷，扶住於冰右臂，喝聲：「起！」頃刻雲霧纏身，飄於天際。於冰初登雲路，覺得兩耳疾風猛雨之聲不絕；低頭下視，見山河城市影影綽綽，如水流電逝一般。都從腳下退去。頃刻間，追趕那般黑氣，到一山內。只見黑氣中，眾妖到一極大山峰前，峰中間有二丈長，一丈寬一道大裂縫，眾妖都鑽了入去。仙客將雲頭落在峰下，問於冰道：「適在半空中，你怕不怕？」於冰道：「倒沒什麼怕處，只是上面冷得很，風大得了不得。」仙客道：「若非賢弟服易骨丹，我也不能帶你到此；覺得身上冷，是陽氣不頭。人道：「如何？」那大王大驚道：「這秀才本領不小，他若再來，如何抵擋？不如大家去休。」人道：「可惜我的美人也被他燒死，這一個美人也不用送他回家，不如帶回洞中，我與大王公用罷！」王道：「使得。使得。」於是各駕妖風，往東南行去。桃仙客正和於冰談論，猛抬頭見一股黑氣起在空中，用手指向於冰道：「妖精去矣，你我安可放過！」說罷，扶住於冰右臂，喝聲：「起！」頃刻雲霧纏身，飄於天際。於冰初登雲路，覺得兩耳疾風猛雨之聲不絕；低頭下視，見山河城市影影綽綽，如水流電逝一般。都從腳下退去。頃刻間，追趕那般黑氣，到一山內。只見黑氣中，眾妖到一極大山峰前，峰中間有二丈長，一丈寬一道大裂縫，眾妖都鑽了入去。仙客將雲頭落在峰下，問於冰道：「適在半空中，你怕不怕？」於冰道：「倒沒什麼怕處，只是上面冷得很，風大得了不得。」仙客道：「若非賢弟服易骨丹，我也不能帶你到此；覺得身上冷，是陽氣不足，再修煉□數年，可以不冷矣。」於冰道：「已到巢穴，師兄也該動手。」仙客道：「此刻不過四鼓，夜正昏黑，總不如到天明為妙。」

兩人復行敘談，直至日光出時，仙客站起，用右手拍劍訣，書符一道，召來雷部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天君，跟隨著許多天丁力士，聽候指使。仙客道：「此山何名？」天君道：「此山名龍山。」仙客用手指道：「這大裂縫內，有妖物毒害生民，種數亦極繁多，貧道理應替天行道，仰藉四聖威力，率天丁圍繞此峰，不可放一妖物逃去。」四神遵命，分佈在四面等候。仙客又向正南離地上，書符念咒，大聲喝道：「火部司卒眾速降！」須臾，火德真君帶領著無數的龍馬、火蛇、火鴉、火播、火箭、火車之類，聽候法旨。仙客照前話說了一遍，真君道：「法師請退遠些，待吾殲除。」仙客又手扶住於冰，駕雲起在山頂，往下觀望。只見真君用劍向山峰裂縫中一指，劍上出了一股青煙，青煙內滾出□數個火球，俱鑽入大裂縫中去了。那些火蛇、火鴉，亦相繼而入。俄頃，風煙攪擾，只見一大蛇，身長數丈，頭生紅角，血口剛牙，滿身盡是金甲，冒煙突火而去。駕風頭欲從空逃去。仙客看得明白，指向於冰道：「賢弟，快放雷火珠！」於冰急忙將珠擲去，響一聲，打在那大蛇腰間。那大蛇落將下去，又復掙命上來；於冰又欲發珠，猛見山峰左邊電光一瞬，半空中飛一霹靂來，大振一聲，打在大蛇頭上，方夭夭折折，落在山峰之下。瞬目間，又見一絕大蜈蚣，一丈餘長，二尺寬闊，頭大如輪，綠色瑩然，遍身黃光，蜿蜒如飛，見之令人毛骨俱悚。只見幾條火龍和此物纏攪在一處，燒得他四下亂挺，少刻皮肉化為灰燼。那些小蛇、小蜈蚣，或長四五尺，或長二三尺，也有死在裂縫內的，也有死在裂縫外的，也有逃出火外，被雷誅的，也有潛藏石下，被神將搜斬的，端的沒有跑脫了一個。那婦人不消說，也死在縫內。只見滿山裡烈燄飛騰，雲蒸霧湧，腥臭之氣觸鼻。仙客忍受不得這般滋味，將雲又起有百餘丈高，看眾神搜山。於冰此時才曉得那大蛇就是穿紅的大王，那大蜈蚣就是穿黃的大王。搜山畢，眾神到仙客前復命，仙客一一退送。將雲頭向本山正南上一按，去此地約有六□餘里，落在一山坡下。仙客道：「我要去回覆師命，不敢久停。適見賢弟骨格輕鬆，血肉之軀，已去□分之三，固祖師易骨丹神驗，亦賢弟到底有仙根人也。我與你雖先後異時，總屬同盟哥哥，祖師既以雷火珠授你，吾亦當傳雲行之法。」隨即將起、落、收停、催、按口訣一一指教。於冰大喜，頓首叩謝。仙客道：「東北上有一永順縣，縣外有一崇化裡，祖師曾吩咐，賢弟不可不一去。」說罷，向於冰拱手，凌虛而去。於冰依命，順著山路緩緩行去。出了山，逢人訪問，不想只二□餘里，便到崇化裡地方。原來是個大鎮，約有二三千人家。正在街上走著，忽見一家門內，抬出一個和尚來，看的人都嬉笑談論其事，於冰也不介意。須臾，將那和尚從面前抬過去，但見：

禿帽已無，惟餘禿首；禿履已失，惟見禿足。面如槁木，依稀存呼吸之聲；身若僵屍，彷彿勝轉側之力。腰間劍鞘誰人打開，臂上法衣若個扯破？侍者空手隨跟，不見偷餅、偷饌、偷卷；沙彌含淚護送，惟聞哭師、哭傳、哭爺。抬送通衢，實不解【口主】吱喇別噶何；欣逢陌路，莫不是阿羅受想行識。

於冰看罷，見街旁有一小飯館，裡面也不見有人吃用；入去坐下，走堂的過來問訊。於冰要了一壺酒，一盤素菜，幾個饅首，問道：「適才抬過去這和尚，是甚麼緣故？」走堂的笑而不言。於冰再四問他，走堂的方說道：「路東斜對過幾那家姓謝，外號叫謝二混，手裡很弄下幾個錢。他止生一個閨女，也□八九歲了；從三四年前，就招上個邪物，起初不過是夢寐相交，明去夜來；這二年竟白天裡也有在他家的時候，只是聽得妖物說話，卻不見他的形象；前後請過幾次法師，也降服不下。這和尚是我們本地三官廟中，會奉持金剛咒的人，說他念起咒來，輪桿皆轉。二混久要請他，只為謝禮講不停妥，耽延到如今；昨晚才議定，約他在家等候邪魔，方才抬去那個形象，想是吃了大虧，性命還不知怎麼。」說罷，又笑了。於冰吃完酒飯，算還了錢，就煩這走堂的去說，要與他家降邪，並不要一分謝禮。走堂的大笑道，「相公不看那和尚的樣子麼？即或有本領，象謝二混那樣人，也不可家中無此等事，相公不必管他。」竟入廚下去了。於冰倒覺得無意思起來。

出了飯舖，正學毛遂自薦，忽見那抬和尚的門內，吹出一股風來，飛土揚沙，從於冰迎面過街南去了。於冰覺得怪異，急忙趕出崇化裡，見那股風去有三四百步遠，仍是沙土瀰漫。隨手用雷火珠打去，金光到處，將那妖打倒，現為一隻蒼白老猿猴；高五尺上下，又見他急忙扒起去。駕雲霧在空中。於冰笑道：「今日初出學的武藝，不可不藉此試演試演。」就無人扶掖也怕不了許多，於是口誦仙訣，覺雲霧頓生，飄入天際；又復試摧雲法，掣雷電般趕來；從北至南，過了□數個山峰，見那妖落在一洞口，潛身入去。正欲關門，於冰已到，將木劍一晃，大喝道：「妖怪那裡走？」那猴子知道洞後無出路，只得跪倒，叩懇饒命。於冰道：「淫污謝姓之女就是你麼？」那猴道：「小畜焉敢胡為！只因謝女原是猴屬，謝女不壽，為異類殞命兩次；小畜已修煉幾千餘年，此女前後已轉生四世，小畜皆隨地訪察，配合夫婦。不意他於數年前，又為虎傷，前歲始訪知他轉生人身，與謝二混為女，因此舊緣不斷，時去時來，敢求法師原諒。」說罷，叩頭不已。於冰道：「這洞內還有多少怪物？」猿猴道：「此洞係紫陽真人煉丹之所，真人駕住在福建玉峰洞。四百年前，見真人在此洞內，小畜跪求渡脫，真人大笑道：『你塵心不斷，且又與我無緣；既入此洞，我即將此洞交你收管，你可不時掃除荊棘，勿招異類，將來再看何如？』又過百餘年，真人同火龍真人復來此洞，坐談竟日，小畜又跪求二真人渡脫。二真人皆大笑。今年正月，紫陽真人復來，小畜又跪陳前意，真人笑道：『你近年行為乖戾，非前可比，我教下難容你。』又言：『洞內丹房中有一小石匣，你可用心看守，等候火龍真人弟子冷於冰到來，將此匣交與他。他若肯收你，你就與他做徒弟罷了。』」於冰大喜道：「我就是冷於冰，你快去領我一看！」猿猴領入洞來，見前洞有大院一處，內多異樹奇葩，正中大白石堂一座，上鐫「玉屋洞」三字。猿猴又領到後洞，正面也有小百堂一座，擺著石桌、石椅、石牀，兩傍是丹房，內貯鼎爐、盆罐等物。猿猴於兩丹房內，取出石匣，雙手捧獻。於冰見四面無點縫隙，正欲訊問，那猿猴從石爐內取出一封書來，上寫著紫陽封寄，冷於冰收拆。於冰打開一看，上寫道：神書遙寄冷於冰，為是東華一脈情；藉此濟人兼利物，慎藏休做等閒經。

下寫著開匣咒語。於冰將匣捧至石堂桌上，大拜了四拜，依真人符咒作用，石匣自開。內有一寸多厚、六寸長書一本，通是朱書蠅頭小字，名為《寶口?天章》。篇篇俱是符咒，下注用法。於冰看畢，歸放匣內，坐在正面石牀上。猿猴跪稟道：「紫陽真人已許小畜做法師門徒，今法師到此，即係天緣，懇求收錄。」說罷，叩頭不已。於冰道：「真人既有法旨，我即收你為徒，此洞清幽秀，堪可練習神書，我從今即不吃煙火食水，每天要你獻果物一次，供我日用；更要遵吾法度，速斬淫根，永歸正道。一二年後，我授你養神御氣口訣。總不名登仙府，亦可以永保身軀，免失足於意外。」猿猴一一恭聽，拜了於冰四大拜。於冰與他起一名

叫猿不邪，亦以謝女事為鑒戒意也。此後通以師徒弟子相呼。於冰又問紫陽真人出處，並火龍真人同來原山，猿不邪道：「二位真人根腳，弟子那裡曉得？記得同火龍真人來的那一年，在洞中坐了多半日，弟子曾獻果食二次，聽二位真人話頭，大約都是東華帝君門徒，象個師兄、師弟光景，於冰才知書內有「為是東華一脈情」之句，不禁點頭道：「你所言是也。」又問了二真人眼色、容貌，益知西湖所見，乃真人變相，從此共修元中妙道。後來於冰遊行天下，到處裡除妖斬祟，濟困扶危，都是在這玉屋洞修煉的根基。

正是：

誅盡群魔又遇魔，魔來魔去機緣多；今朝捧讀神書日，但是他年應詔槎。